

大東書局印行

足本
胡林翼全集

胡林翼奏議

卷十六

襄樊肅清疏（七年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三日，臣將在襄陽馬步兵勇勦賊逆勝情形，馳奏拜摺後，即據候補道唐訓方稟稱：「三月初四日，偵賊竄匿張家集與副都統銜參領舒保商定馬步分兵襄糧圍勦之策。又偵賊聚集餘黨，沿村裹脅四五百人，意圖抗拒。初五日大雪，我軍兼雪夜行，唐協和率副訓營勦賊之西，鄒漢章率寶營孫振銓率義營勦賊之東，舒保依漳河率馬隊勦賊之北，唐訓方率正訓營自南迎擊，而以五品銜生員吳祐棠率其募勇伏馬家集，密約初六日午刻四面圍剿。是日賊先出拒，馬隊逼於白家集，大破之，賊反走，各軍四面乘之，奮力勦殺，賊衝突不能出圍，雪融泥滑，賊多顛躓，我軍就而戮之，賊尸枕藉，生擒百餘人，探供：「賊目楊五先、高夏壁等均被殲斃。」酉刻收隊傳餐，探得首逆高二先率數十賊，逸水西遁，我軍星夜五路追之，舒保、唐協和又先於要隘設伏。初七日，天甫明，高逆等奔至郭家岡山下，伏兵突出，追兵亦至，夾擊之，生擒逆首高二先、張文質、劉添喜，失傳焦安貴、張所寬六名，餘賊悉殲，無一脫者。當將高二先等交襄陽道府嚴訊，即行正法。現在搜捕零星匪，襄樊已就肅清。等情前來。臣查剿襄爲南北關鍵，水陸通衢，形勢最爲緊要。賊自上年九月起事，僅數百人，裹脅殆逾數萬，始因襄陽官弁見賊先潰，繼因已革陳道常思追勦不力，驅賊入山，蔓延莫制。今幸仰仗天威，及時掃蕩，而舒保、訥依、琦阿之馬隊，唐訓方、唐協和之步軍，或分或合，悉中機宜，能使首犯生擒，全股撲滅，辦理實屬妥協。藩司馬秀儒正宜有聲，升司襄陽道，羅遵嚴，民情受戴，於援兵未至之日，力守危城，迭次擊賊，復於餉項萬緡之時，悉心籌策，以

胡林翼奏議 卷十六

二

資兵食，實皆忠勤備至。其本地紳民團防協勦，亦皆著有微勞，可否準臣擇尤保獎之處，出自天恩。除飛檄馬步諸軍，搜捕零匪，並飭地方官趕辦善後外，謹會同督臣官文將賊首就擒團勦淨盡，及襄獎剋日肅清情形，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生擒匪首，襄獎肅清。』一摺，此股匪徒，自上年九月滋事，裹脅衆，襄獎文武，力守危城，胡林翼派往各員，勦辦迅速，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出力員弁，及協勦之紳團等，著準其擇尤保奏。欽此。」（三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分兵馳往廬州疏（三月二十七日）

臣於咸豐七年三月十一日，欽奉上諭：「前因皖省無爲州城被陷，卽諭官文等分兵一千名，赴廬州助勦。嗣因桐城兵潰，廬州喫緊，復經諭令官文等將前調官兵一千名，迅速派往。本日據福濟奏：『逆匪大股衝撲柘集，我軍失利，距廬州祇數十里。』等語，實屬萬分緊急。前諭派調之官兵一千名，無論刻下起程與否，著卽再添派官兵一千名，並派得力大員管帶，由黃州至宿松太湖一帶，馳赴廬州軍營，交福濟調遣。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莫名。臣查鄂皖唇齒相依，自應先其所急。惟臣於前奉諭旨之時，卽經委派臬司李孟羣於所帶勇丁精選一千五百人，前隊已經啓程，復查廬州軍營必由六安州經過，賊蹤四竄，似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遵奉諭旨，再添派一千名，遴選參將趙鴻舉都司盧又熊知縣袁懷忠等，分營管帶，均歸臬司李孟羣總統，通計兵勇二千五百名，軍裝長夫八百餘名，其行糧夫價，臣已飛飭糧臺設法籌給。於本月二十六日全隊起行，兼程前往，除飛咨安徽撫臣外，謹合詞由驛馳奏。

官軍進勦江皖并擊退小池口城賊連獲大勝疏（三月二十七日）

竊臣都興阿駐兵陸家嘴偵知小池口下辦段審地方突來賊匪數千築壘當派副都統多隆阿率馬步精銳往剿又派營總薩林祿昌率馬隊石清吉率步軍伏於小池口東路以防賊賊接應約舉號火爲夾擊之計自率總管巴依爾呼蘭副將銜參將鮑超諸軍駐小池口之西以牽賊勢三月初九日寅刻賊分三路來撲我營均經鮑超分勇擊退賊又分爲二股以一股迎拒我軍以一股往援段審我兵正在奮擊遙見東路號火巴依爾呼蘭鮑超奮力鏖戰參領都嘎爾防禦雙福率八十騎由賊城之下突馳而東城上鎗礮如雨僅傷馬一匹遂與薩林祿昌石清吉等前後夾擊殺斃及淹斃之賊約數百名奪獲旗械無算其段審一軍多隆阿行抵石板橋見賊壘已成壕溝二道密排椿棚營總密雅明阿參領穆精阿由西路繞進以遏賊援多隆阿率參領西林佈步隊姜玉順由大路直抵壘前壘中鎗礮外轟我兵攻逼多時密雅明阿穆精阿擊斃援賊內之騎馬賊目并悍賊多名又追殺百餘名仍馳回石板橋助戰我軍見援賊已敗勇氣倍增拔椿踰壕鎗箭悉無虛發賊不能支紛紛逃竄我軍追至入旦江斃賊千數百名淹斃無算生擒十五名據供一殺斃內有著名逆犯偽三十八檢點李姓偽左一檢點林姓並賊目三十餘名一奪獲騾馬器械旗幟大小鎗礮及偽印衣物數百件賊壘悉平收隊之時小池城賊又出復經薩林祿昌擊斃多名此三月初九日馬步官軍由小池口分路下剿踏段審賊壘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安徽宿松縣屬楓樹坳地方距湖北黃梅僅數十里探有賊壘三座憑高據險屢欲擄襲我營三月十三日臣都興阿督飭馬步由黃梅往剿賊衆數千依山列陣我軍分三路進攻多隆阿王國才由中路巴依爾呼蘭孔廣順方映川由南路薩林祿昌姜玉順由北路鎗箭齊發賊抵抗我軍乃分隊繞出賊壘之後縱燒其巢賊大潰我軍前後夾攻賊遂棄壘而逃追殺二十餘里斃賊千餘名平賊壘三座奪獲器械騾馬無算生擒四十餘名內有偽監軍余姓一名據供一偽丞相鍾逆偽檢點楊逆於三月初七日由安徽帶賊萬餘至宿松上犯湖北一等語多隆阿孔廣順王國才等乘勝於十五日馳至宿松縣之北山鎮陶家嶺地方見賊依山築壘七

座，掘壕三道，密排木柵竹簽，梅花坑，寬逾數丈，我軍馬步齊攻，賊堅閉不出，惟於壘中施放鎗礮，各步隊於煙霧之中，蹲伏漸進，以排鎗攻其前，相持二三時之久，多隆阿已依爾呼蘭遙望後路有六壘一座，旗幟如林，知爲賊目所在，多隆阿定計繞道先破其壘，則賊目可擒，餘壘即不攻而自破。遂督率馬步數百人，從閑道草山而行，繞出賊壘之後，而賊尙不及覺也。督飭開化勇姜玉順等，搬擄火雷火蛋，人馬嘶騰，賊營火起，我軍乘勢先登，立破其壘，賊衆膽裂，竄竄前面賊壘六座，均驚惶失措，我軍前後乘勢掩殺，鎗賊二千有奇，共毀賊營七座，追殺二十餘里，又斃二千餘名，生擒甚多，內有偽四十三檢點李兆禹一名，賊目十餘名，奪鎗礮刀矛，騾馬無算，是多隆阿之智勇兼全，深明兵略，出奇制勝，實爲近年罕見之戰功。此三月十三、十五等日，官軍由黃梅進攻楓樹，踏毀賊壘三座，進攻獨山鎮，踏毀賊壘七座，均獲大勝之實在情形也。先是小池口有賊在嚴家灘搭橋，欲撲孔壠，官營臣都興阿一面飭知各營嚴堵，一面知會楊載福水師，並派鮑超、出隊。十六日，各營行至小池口西路，城賊大出，月明之下，馬隊先以數騎往來陡上，而以全隊伏於陡下，迨賊逼近，伏隊齊出，馳騁衝擊，鮑超更率弁勇由江岸橫擊，馬蹏踐踏，刀矛搏刺，有聲，賊尸枕藉，免脫之賊，僅由麥田蘆林密處潛匿，其撲孔壠賊匪亦被密雅明、阿石清吉等擊斃三四百各，餘賊敗退入城，鮑超率勇緊追，城上鎗礮連發，鮑超身受鎗子一傷，猶立馬大呼指揮士卒拔樁越壕，士卒帶傷頗多，天明始行收隊。臣查九江小池口之賊，負隅不出，臣都興阿定計先勦江皖之賊，以斷其黨援，茲於旬日之內，四獲大勝，殺賊近萬，賊壘悉平，洵足以壯軍威而寒賊膽，釜魚檻獸，無難聚而殲旃，除咨行馬步水陸乘勢攻勦，並查明傷亡員弁兵勇另案請卹外，所有馬步出境勦賊，迭次大勝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彙案擇尤保舉，以示鼓勵之處，出自聖恩。

上諭：「官文、胡林翼奏：『官軍踏平小池口附近沿山賊壘，連獲大勝。』各一摺，辦理甚屬得手，著官文等即飭帶兵各員，乘茲銳氣，迅克小池口，並九江府城，以遏賊衝。所有出力員弁兵勇，著官文、胡林翼會同查明，並

歷次獲勝出力人等，彙案保奏，俟朕施恩。欽此。」（四月初五日內閣奉）

再，臣於三月十三日，將九江兩岸馬步兵勇積欠情形，附片懇請於山西、陝西、四川三省，月撥銀各五萬兩，欽奉硃批：「另有旨欽此。」聖慈優渥，欽感難名。惟查九江兩岸馬步水陸欠餉六個月，數逾百餘萬，迭據都興、阿咨開「派兵進剿皖省賊壘，大勝四次，奪賊十一座，馬步力戰，行糧不敷，未能久駐皖省地界。」楊載福函開：「水師欠餉已逾六月，刻下約會彭玉麟會攻湖口，便圍安慶，咨請酌給二三月口糧，以便越境討賊。」又密函「軍氣不揚，頗難彈壓。」等語。臣極力設法，每次批解，總不過數日之糧，貽誤事機，皆深悚惕。竊念湖北欠餉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前欠未清，後欠又積。九江兩岸之兵，以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兵爲最強，卽異日肅清江南，亦必賴此三軍之力。臣因上年秋成大歉，民氣未復，荆襄土匪甫經就緒，以致籌餉稽遲，設使飢疲不振，貽誤大局，臣罪更大。反復思議，急應注意於勁旅，則其餘各營必不致因飢潰敗。惟現在營中飢困情形，實有不可終日之勢。軍心之維繫，全視餉項之多寡爲轉移。餉之殷，殊常緊迫，可否仰懇皇上天恩，於秦、晉、蜀三省月餉之外，特款山西巡撫於山西藩庫、河東鹽庫項下，速籌銀三十萬兩，專濟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兵，雖於舊欠不過清償十分之三，而目前可免飢潰，勁旅先爲保全，必於征剿大局有所裨益。一俟麥收登場，民氣稍復，臣於鹽法釐金加意整理，或可漸次彌補，謹會同督臣王文韶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

奏陳九江小池口兵將暫難抽撥疏（四月初五日）

竊臣等於咸豐七年三月二十日，欽奉上諭：「福濟文俊具奏：『兵力不敷，請添調北路勁兵。』一摺，湖北水陸兩軍之在九江者，數幾二萬，既據福濟咨商官文等於李續賓所帶兵勇內分調數千名，卽著官文、胡林翼斟酌速辦，如九江卽可克復，固應分兵協濟；若攻克需時，亦應移緩就急，酌量抽調。欽此。」又於三月二十六日

欽奉上諭：「湖北水陸各兵，均已乘勝東下，王國才正在黃梅小池口一帶勦賊，自係帶兵得力之員，惟滇省現常勦辦回夷各匪，尚未得手，鼓楚省尤爲喫重，著官文、胡林翼即飭該署總兵前往滇省交恆春調遣，藉資熟手。欽此。」臣等查曾國鴻先後來咨：「江西內地兵勇數盈五萬，而并無可籌之餉，是江西之軍情，其患不在兵少。」又查李續賓本管六千人，益以臣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亦不過萬人。迭據李鴻賓來稟：「分圍九江，已得三，而其東路鎮江、白水湖一帶，尙屬空虛，請益師四千人。」臣尙無以應也。是九江之軍情，其患正在兵少。臣嘗辦於江南，自荊襄至於武漢，水程千里，自武漢至於九江，水程五百里，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五日可至。與楚緊要關鍵，賊得之可以犯湖北，與江西官軍得之可以固皖口，與金陵固東南形勢之要，所當視爲先務者矣。昔吳臣紀防言：「長江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祇數處，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荆襄、武漢、九江、湖口耳。」是今日討賊之略，必先注意江面，而後江西之門戶可保，江南之全局可固。又據李鴻賓劉騰鴻來稟：「瑞州之賊勢已大，威克復瑞州，則兵力可分，若此時調兵分勦，撫建分兵少則力不敵，分兵多則九江已空，恐賊得乘虛以犯南昌，兼援瑞州，更於江西大局有損。」臣官文、臣胡林翼往返札商，九江一軍實屬無可抽撥。至小池口、石城，賊所恃爲犄角者也。正月以來，臣派鮑超以五千入扼小池口，歸都與阿調遣，迭次攻堅，士卒中傷六百餘人，鮑超亦身受四傷。其王國才一軍三千餘人，經臣都興阿派駐黃梅，進勦宿松，自桐城兵潰，廬州告警，皖省之賊勢復熾，集司李孟羣帶勇二千五百人，由湖北羅田取道六安，甫於三月二十六日起程，昨率都興阿飛咨：「桐城之賊約三萬人，大舉上犯，下游兵力不敷，咨調派防襄陽之馬隊，并臣所部寶營、義營迅速馳赴宿松助勦。」是皖省之兵事方殷，急應力遏兇鋒，相機進勦。鄂省兵力全勢注於下游，非僅防其上犯，實欲因勢乘便進勦江皖也。惟據都興阿咨開：「鮑超帶傷甚重，應給假在營調養，暫委都司喻吉三代管營務。」提督孔廣順所部不滿千人，兼以傷病舉發，難以逐日出隊。王國才獨當

一路所部三千餘人，急切無人統帶，皖省邊界軍務喫緊，未便遽易生手，惟有懇求皇上天恩，暫留王國才進勦皖省，實於北岸軍務有所裨益。所有遵旨復奏緣由，合詞恭摺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硃批：覽奏均悉。著照所請。欽此。」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四月初五日）

竊照湖廣兩省，自淮鹽阻絕以來，鹽法遂無章程，惟藉鄰省商販陸續運到，以濟民食。此實暫時權宜之計，非可恃爲久遠也。查潯、粵各鹽，成本較昂，運販止及近邊，不能行遠。惟川鹽一水可通，成本較少，是以近年兩省食鹽實以川鹽爲大宗。儼與淮運相埒。咸豐三年，前署督臣張亮基奏請借撥川鹽引張，派員督運，著有成效。因粵匪上竄，遂未續請。嗣後兩楚食鹽，皆係私商運販，經川省之夔、關、楚省之宜昌、沙市，抽提課稅後，即準作爲官鹽，任其所之，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每月約合川省水引九百餘張，一千萬觔上下。此項鹽觔，固未定有額數，亦未給有引票，惟視楚省鹽價之長落，以卜來鹽之旺衰。正月閒，宜昌有襄、匪之警，商販一月不前，南、省鹽價大昂，民間幾於淡食。鹽之來楚與否，其權皆操之商販，不統於官。鹽法爲國之大政，利權下移，無此政體，萬一姦商欲操奇贏，相率一月不至，民間卽鮮食鹽。一旦相隨磨集，先到者倍獲獲利，後到者又復壅滯堪虞。大非便民裕用之道。臣等自省垣克復後，卽再四籌商，擬仍援張亮基借撥川引之案，而稍變通其法，改爲官運官銷，仍不奪商販之利，以每月銷鹽九百引計算，擬按月官運川鹽水引二百張，餘七百餘引，仍聽商販自運，由楚省派道府大員至川，會同川省委員，按月督運，仍照川省章程完納引課，到楚後另派公正委員，勒限督銷。其運鹽資本，卽由川省協濟楚餉，按月發交駐川委員，承領運辦。通四月報銷一次，其所銷鹽價，並所獲贏餘，一並解赴大營，作爲軍餉。似此通融辦理，其利實有數端。楚省引地，袤延數千里之大，民運衰旺不常，官運源源不絕，價值不

虞頓長，缺乏隨處可通，此一利也。川鹽成本較輕，倘經理得人，則贏餘頗厚，以實軍儲，不無小補，此二利也。川省濟楚軍餉，竭力供支，尙慮不足，茲畫作鹽本，在川省所籌，仍不過照向月之數，而楚省所獲較豐，是不增餉而有增餉之益，此三利也。南省米多而缺鹽，北省鹽多而缺米，即令委員運鹽易米，以作軍食，此四利也。民運七而官運其二，既非占民之利，且商販得隨官運，可免痞徒訛搶之虞，此五利也。九江之於金陵，風利不過五日可至，是東征之師，不僅目前之挹注，必以鄂爲根本，即異日之餉糈，終賴鄂爲轉輸，鄂省一隅之地，民力凋殘，餉項日絀，凡有資宜餉之事，幾於搜索殆盡，此尤便民而不病商，實可萬全無弊。如蒙俞允，即求飭下四川督臣，每月借撥楚省富順、廠鹽水引二百張，交楚省委員承辦，並就近將濟楚月餉，發交委員收領，以免往返解運之煩，其督運督銷章程，並委員銜名，敬俟奉到諭旨詳悉，咨送戶部查核，試行三年，當有贏餘，以資軍食，即可將蜀省月撥五萬兵餉，并行奏請停止，所有籲請借撥川引作爲官運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祇遵謹奏。硃批：戶部議具奏欽此。」

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並添兵助勦疏（四月二十四日）

竊查鄂省克復以後，擊獲奸細均稱：「該匪無日不思上犯，窺伺武漢。」三月二十六日，湖北集司升安徽藩司李孟羣率二千五百人援皖，啓行數日後，臣接應署蘄州知州兼署羅田縣彭應鯉稟報：「四月初三日，探得悍賊七八千人，於初四日竄踞安徽英山縣城，又由六安、霍山、壽州等處分股上竄。」當即飛調各團分扼要隘，親督練勇赴英山、羅田交界之樂利河莊紮，署蘄水縣劉警督勇駐蘄水之鷄鳴河，查爾山、朱洋河一帶，適李孟羣援皖之師亦至，即飭都司盧又熊集於羅田境上，初五日彭應鯉擊賊於梁家灘，勝之。初六日英山之賊分股出楠梓堰、西陽河、兩河口、蒲蘆盆以撲我營，彭應鯉又勝之，斬二百餘名，生擒六十名，我軍傷二十六名，陣亡

一名盧又熊率其營截賊於途，斬大旗手一名，追殺至楠梓堰，生擒四名而返，賊即退回英山。初七日，賊添集六安霍山之衆，大股又至盧又熊戰於樂利河，身受多傷，勇丁稍卻，幸孟羣揮軍援之，仍將賊擊退。初八日，賊分五路撲蘄水，鷄鳴河一帶把總徐兆達會蘄水紳勇擊退。初九日，羅田團勇擊擄糧之賊，獲米百餘石，而是日蘄水團勇失利於雞鳴河，李孟羣又飭盧又熊帶傷往援，仍有擒斬，賊乃於一晝夜內合數路之賊，併力齊撲，意在乘虛而上，彭應鰲聞信，準備李孟羣即飭參將趙鴻舉游擊張得勝、江蘇候補知府朱啓仁、湖南候補同知楊恩，分頭迎勦，而密令羅田縣在籍安徵候補同知廖新率團勇抄賊之後，賊固未之覺也。十一日，賊隊大至，我軍一由兩河口攻其南，一由四口塘攻其北，一由西路攻樂利河，彭應鰲由大畈河、戴家畈等處進駐，扼賊下竄，自辰至申，鏖戰四時之久，路賊二千餘名，並騎馬賊首四名，生擒三百餘名，奪獲無算，反走之賊，則爲我軍抄後之兵迎頭截殺，彭應鰲率其團勇，乘勝克復英山縣城，其竄至雞鳴河之賊，經盧又熊會蘄羅各勇截於河干，使不能越，遂向太湖一帶東竄，此四月初四至十一日，我軍疊次大勝，並越境克復英山縣城之實在情形也。現在各軍回勦蘄州之賊，英山久無官守，李孟羣即徵廖新暫理安徽英山縣事。臣查北岸之黃梅、廣濟、羅田、蘄水，皆與皖省接界，據李孟羣稟稱：「自羅田橫至蘄水，蘄州之界，均有賊營十餘處，而蘄州、蘄水另有股匪萬餘，分道竄入下游，官軍均在賊後，請派兵援勦，遏其上竄。」一臣查皖之霍、六、宿、太等處，無處非賊，豫省三河尖等處，賊餒尙熾，江甯將軍臣都興阿咨稱：「大股賊衆竄逼，必須添益兵力。」一臣即飛調興國防兵二千五百人，於四月十二日，由蘄州渡江，進紮張家壩，又調前赴襄陽之寶義兩營回省，而先派參將葉永泰率虎營六百，自省馳赴北岸，會同堵勦，斷不敢稍分畛域，致有疏虞，且俾援皖之師不虞後路之梗塞。至彭應鰲勇取樸實，率領羅田團勇兩年以來，越境討賊，迭著戰功，此次帶勇克復英山縣城，尤堪嘉尙。李孟羣以援皖之師，途次接仗，亦協機宜，所有尤爲出力之候補知州署蘄水知州兼署羅田縣知縣彭應鰲，可否以知府用，以示激勵，其餘出力堵勦官紳員

弁兵勇，應請查明彙獎，除飛飭藩司李孟羣迅即取道六安馳援廬州外，所有官兵團勇，疊獲大勝，並越境克復英山縣城，仍添兵助勦情形，謹會同督臣官文、江甯將軍臣都興阿、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胡林翼奏『官軍勦賊，疊獲大勝，並越境克復安徽英山縣城。』一摺，勦辦尙爲得手，著即乘勝進攻，俾北岸一帶，迅就肅清。所有尤爲出力之湖北署蘄州兼署羅田知縣彭應鯉，著以知府用，以示鼓勵。其餘在事出力員弁，並著該督撫等查明保奏。欽此。」（五月初二內閣奉）

卷十七

皖賊上犯官軍援勦獲勝疏（七年五月初二日督發）

臣等迭據江寧將軍都興阿來咨，及安徽藩司李孟羣稟稱：「皖省賊匪，並力上犯，已分道竄入黃梅、廣濟、蘄州、蕪水、羅田五州縣邊界，希圖梗截大營後路，並以阻遏援皖之師，路歧賊衆，防不勝防，亟應厚集兵力，以資堵剿。」等語。臣等再四籌商，實無可增之兵，而警報紛來，不能不移緩就急，當抽調記名臬司李續賓統帶之湘左營和右營前仁營一千五百人渡江馳小池口，而以原駐小池口鮑超五營分移孔壠、黃梅、其蘄州、羅田一帶，則調與區防兵稻武寶三營渡江應援，恭鳳二營繼之，又由省調虎營六百人助勦李孟羣援皖之師，則由羅田直抵英山，遏其上竄。四月十八日，同知銜候選知縣李景湖率福營都司金殿安率前左寶營守備余雲龍率武營由青石嶺大路，署蘄州知州彭應鯉都司盧又熊等率羅田勇由王家壩小路，同攻張家壩，賊與青石嶺官軍相持，羅勇抄後夾擊，盧又熊督勇接應，大勝之，斃賊千餘名，內有偽指揮一名，奪獲刀矛、旗幟、資糧無算。十九日，賊大股來犯，稻武寶三路分進，而賊又分七路來衝，李景湖率勇直前，斬悍賊數名，賊稍卻，而七路之賊，侵山逼野，竄武二營爲賊隔截，李景湖率守備銜藍翎千總張鵬高、楊高桂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衝突鏖戰，衆

寡不敵，同時陣亡，營勇亦亡二百餘名；參將張寅恭揮兵迎擊，福武寶三營又同兵合攻，駱騎馬賊二名，殺數十名，賊始敗退，我軍追五六里而返。二十日，參將葉永泰率虎營至。二十一日，都司徐統恩自興國率鳳營亦至。是日卯刻，賊於河北分六股，河南分入股，約萬餘衆，官軍各堅壁以待，賊數次誘戰，相持不動。日午，賊懈，始尾追之，頗有新獲。二十二日，賊又分股萬餘，由芭茅街竄撲夫子嶺。二十三日，蘄州、青石嶺各營，因營官戰歿，軍中無錢購米，忍飢一晝夜，勇丁稍有潰失，其不潰者，退保蘄州。臣胡林翼飛調候補知府邢高魁、白興國、渡江一面籌運米石，飭令仍加整頓，力扼蘄州。又加派都司段清平、張志超率平超二營一千二百人，由省疾趨黃州，會司署黃州府許歷、署黃岡縣黎道鈞扼蘄水上竄之路。巨官文先期調襄陽馬隊百人同援，因記名副都統舒保有功於襄陽，士民遮道挽留，遲至四月十五日始率其所部百人起程，副都統銜巴揚阿遣散川勇，肅抵宜昌，檄令迅速回援。此四月十八至二十三等日，皖賊上犯蘄羅，互有勝敗，並抽調救援之情形也。都興阿駐下游陸家嘴，偵知賊竄黃梅縣屬之亭前驛，渡河橋一帶，隨派多隆阿率馬隊往勦。二十日，賊分三路各萬餘，撲縣城，多隆阿同王國才及各營總分路擊之，馬隊途溝越嶺，追賊過河，毀賊壘二座，忽賊由山坳抄我步軍之後，我軍回騎渡河策應，斃賊四百餘名，內有黃馬褂賊目二名，生擒十四名，奪獲旗械百餘件，渡河橋墩位，俱被官兵掀置水中，各處賊壘共六十餘座，我軍馬步分防相距一百餘里，策應不虞。二十二日，派鮑超以寔字二營移孔壠，李續賓以九江三營移陸家嘴，而小池口之賊乘間突出，經營總巴克坦布參領奇克興、阿防禦蘇清阿等督隊馳勦，都興阿由孔壠率隊接應，擒斬頗多。先是，賊伏二三千於蘆葦中，而以悍賊數百誘戰，官軍由江岸遙見蘆葦隱動，遂以鎗箭環旋，馬隊亦由江岸橫抄合擊，立斃伏賊百餘名，生擒九名，餘皆帶傷而逃。是夜，我軍分百人潛過渡河橋，攜帶火彈火箭，伏於麥田深處。二十四日，都興阿督領馬步攻渡河橋，多隆阿帶馬隊及寔字前後營，並姜玉順、黔營、密雅明、阿帶馬隊及寔字中左右營、倭克錦、依林、同王國才步隊分路齊進，賊麇聚數萬，隔河對放鎗礮，

我軍數路齊進，同時渡河，立破賊營數座，賊即反奔。麥田之伏兵見大隊得手，即向各營壘拋擲火彈，賊益驚潰，乘勢併力連破賊壘二十一座，聚賊二千數百名，賊壘棚帳盡行焚燬，煙焰騰空，奪獲騾馬四十餘匹，旗幟器械無算，尚有賊壘三四十處，依山傍水，未即全燬。此次悍賊僞豫天侯陳玉成由桐城率三萬餘衆，又裹脅皖省飢民數萬，併力上竄，得此一戰，賊氣已挫，人心稍定。此四月二十及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下游馬步各軍移動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武漢克復之後，該逆無日不思上竄，且自江甯、桐城、安慶至於九江千里而遙，沿江並無官軍阻截，飢民游勇混入賊中，非合全軍之力，不能截遏賊鋒。查九江及興國各營均已抽撥移駐，而寶義平超四營又分赴黃州，蘄水省城守兵不滿千名，添兵則餉無可籌，餉竭則兵心益渙。李孟羣原帶二千五百人，昨據稟稱「添募千人，乃能由羅田一路馳援廬州，惟偵知六安、霍邱有賊萬餘，已至流波磯，又舒桐、霍邱之賊陸續至者，亦復不少，必須添兵益餉。」等語。臣等接信，實深焦灼。現在楊載福水師聯布江面，尙爲安靜，馬隊千餘人迭次力戰，往來策應，頗覺疲勞，已飛催舒保、巴揚、阿訥、依琿、阿各率馬隊兼程馳赴策應。除飭各路水陸馬步乘勝力攻，並查明陣亡弁勇另行獎卹外，所有同知銜侯選知縣李景湖、守備銜藍翎千總張鵬高、楊高桂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從武三年忠勇素著，此次皆隨血戰，同時捐軀，實堪憫惻，可否仰懇天恩，準將李景湖、胡開禮例，張鵬高、楊高桂照都司例，胡開禮、朱大倫照千總例，均予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將抽調省兵及興國防兵赴援蘄州、蘄水及馬步官軍移動勦賊獲勝情形，謹合詞由驛六百里馳奏。

上諭「官文等奏：『赴援移動獲大勝。』」一摺：此次賊由桐城上竄，經該督等調援策應，疊獲勝仗，大挫賊鋒，著卽激勵將弁，乘勝進攻，將續至援賊盡數殲除，毋令上竄。所有陣亡之同知銜侯選知縣李景湖著照知府例從優議卹，守備銜藍翎張鵬高、楊高桂均著照都司例從優議卹，把總胡開禮、六品翎頂朱大倫均著照千總例從優議卹。欽此。」（五月初九日內閣奉）

再臣等於四月初四日，四月二十二日，先後準兵部火票遞到恭奉上諭：「飭臣官文臣胡林翼於襄陽等處征兵，內添撥一千名，派赴河南助剿。」等因。欽此。遵查河南搶匪屢被擊敗，復勾結粵逆竄擾，額上楚北唇齒相依，亟應分兵助剿。惟鄂自武漢克復，當因餉項不支，兵勇陸續裁撤，以節糜費。現在皖賊由宿太英霍等處大股數萬人上犯，連日調撥馬步各軍馳往防剿，尚嫌單薄，即省城守兵不過千人。襄陽甫就肅清，仍恐漏網餘孽狡焉思逞，馬隊全行調赴貴州，蕪水一帶防堵，僅留候補道唐訓方一軍千餘人，現因鄭陽尚有餘匪，又分去四百人前往搜捕。臣等再四籌商，刻下情形尚難拍撥，相應懇天恩俯念楚皖邊界軍務喫緊，未便再分兵力，一俟蕪水、蕪州、羅田、黃梅等處賊匪擊退，再行籌商拍撥，斷不取稍分畛域，以仰副皇上埒庥疆陲至意。所有遵旨覆奏緣由，謹合詞附片具奏。

再，武漢爲東南樞紐，入省咽喉，而江西、安徽、河南尤爲切近。自古用武之地，賊所力爭。楚自軍興以來，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其大較也。此次大股皖賊分道內犯，用意至狡，籌餉則苦於兵多，調兵則又苦於兵少。下游餉項積欠五月有餘，計數百餘萬兩，偶有接濟，僅敷數日之糧，岌岌不支，勢難終日安撫桐城、六安之賊，彌山遍野，而北岸之前敵可慮。瑞州、臨江、吉安之賊，負隅死守，而武昌之後路仍虛，兼以羅田、蕪水、蕪州、黃梅、廣濟、麻城、路路可通，防不勝防。兩岸大軍均駐潯皖之境，注意東征，並非爲湖北設立防兵，賊之間道內犯，實欲搖動東征之師，使我軍餉道梗塞，回顧武漢，乃得逞其奸謀也。萬一餉竭兵譁，江皖豫三省之賊乘虛而入，大局不堪設想。就現在情形而論，厚集兵力，或可力挽危銜，所患欠餉日久，軍心渙散，水師馬隊當思竭力保全，防守守兵更宜及時招募。蓋鄂居天下之中，兵弱則四面受敵，兵強則四路均可竟應，熟慮審思，鄂之安危關係東南數省，無如兵費之餘加以餉錢，民氣凋殘，未敢操之過切，兼以賊蹤緊逼，商民裹足，鹽釐各項僅收不易，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鄂中兵餉實在不敷，皖賊現又大至，都興阿馬隊、楊載福水師、李續賓步軍實東南不可少之勁旅，請飭下四

川、山、西、陝、甘督撫臣，於每省按月籌撥銀五萬兩，務須如數如期委員解楚，以濟飢軍，以全大局，實深迫切咸盼之至！

武當山竄賊殲除襄鄖肅清疏（五月二十一日）

竊查襄匪蔓延，節經舒保、唐訓方率馬步分路痛勦，兇逼於武安，該匪窮威投誠，經巴陽阿招撫，共另股復經舒保、唐訓方等殲於張家集、白家集，並擒逆首苗三先等，襄陽大致肅清，均先後具奏在案。旋因皖賊六七萬人，分犯楚邊，襄陽馬步陸續調赴北岸，而鄖陽餘匪尙遲勦辦，經鄖房竹山、竹谿沿途各縣會合營汛，并已革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玉堂、竹山縣知縣湯一德、保康縣事揀發知縣方兆科、署興山縣知縣孫寶田、暨已革參將伊爾國春等，督帶團勇，隨同各縣文武，往返追勦，屢獲勝仗，多有斬擒。無如山徑紛歧，此擎彼竄，臣恐稍遲時日，勢復燎原，即飭唐訓方率師星夜直趨房竹一帶，合兵圍勦，該匪潛伏夜行，於四月十五日廣聚於均州之武當山頂，是山縣互數十里，懸崖峭壁，蹊徑陡絕，該匪將山路砌斷，爲恃險負隅之計。州牧吳嗣仲派勇扼斷山前之路，共山後西南爲中觀，西北爲黃土壩，正西爲豆腐溝，唐訓方捲甲疾趨，於四月二十九日抵豆腐溝，絕其後路。先是，賊竄竹山，總屬之碑余河等處，陝西撫臣曾望顏咨調署延緩鎮總兵龍澤厚自鄧州起程來勦，至是會合楚軍，紮營中觀，背方訓以訓營之勇，賊所素畏，乃於豆腐溝多樹訓營旗幟，虛張聲勢，自率勁勇督訓導吳佑棠之勇駐黃土壩，守峭崖蒸雲，率右哨合鄉團生員魏寶鑑之勇駐下觀，陝兵分兩路繼之。約山前團勇聞礮聲悉力進攻，留中觀爲賊敗走之路，而龍澤厚隱伏所部，掩息旗鼓以俟之。五月初三日五更，銜枚齊進，破賊二卡，而天猶未曉也。我軍攻第三卡，山頂之賊乃大譁，鼓角齊鳴，如欲出戰，迨第三卡破而賊乘屋擲瓦石，自壁間放鎗礮，以死抵抗，我軍轟斃十餘賊，懸崖壁立，仰攻不能得手，其拒我前哨者一踞釣鐘臺，一踞燕子峰，箭石如

雨，我勇礮驚匪首沈審匠，并礮斷陳孝五左臂，而賊仍死守，自寅至巳，攻撲三時之久，仍不能入，而龍澤厚所部兩路之兵及山前團勇大至矣。其一由下觀進，一則繞出山前，由南巖踰分金嶺，直撲山巔，鎗礮環施，賊應聲倒者數十名，乃墊伏牆內及石壁間，火器難施，又踰二時終不能入，諸軍就山半食乾糧，藉息兵力，徹夜圍之，賊窮欲西竄，見豆腐溝燈煌煌如火城，復退走，四更時，賊由中觀逸出，甫及山腰，龍澤厚伏兵大起，斃賊無數，擒感四十八名，鄉團復擒四十九名，後出之賊驚而復返，時尙黎明也。初四日辰刻，諸勇跟蹤直上，徧索新樓、高樓、天台、樓等處，無一賊蹤，知賊踞山巔金頂城，諸軍欲力攻，唐訓方獨以謂金城高而無水，賊糧悉屯於外，困之，賊必自斃，遂率諸軍分駐於山門之外，取賊糧以俱食，密令投誠之張興邦往招之，初五日，賊首黃大成、趙才自縛來降，唐訓方諭羣賊繳器械，並開具賊匪名單，交龍澤厚點名，計二百十八人，蓋大股則先日逸出，盡爲龍澤厚伏軍所殲也。又訊釋被擄百姓五十八名，仍將首逆黃大成、即黃老二、趙才、江照子、張起才、賈毓松、牛奎、易三元及其餘黨二百餘人悉斬之，襄鄭股匪至是遂無餘孽矣。臣查此股匪徒迭經痛剿，乃以徧網餘生，復圖嘯聚，經官兵追逼，竄踞武當山頂，恃險抗拒，數日之內，聚而殲旂，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唐訓方調度有方，機宜悉中，龍澤厚不分畛域，協力會剿，均堪嘉尚。現在宿松、黃梅、蘄州一帶，賊匪聯營各二三十里，馬步防剿，應日夜疲勞，亟須添集兵力，當飭唐訓方留四百人交同知唐協和管帶，添募五百人交吳佐蒙管帶，仍駐襄樊，以資彈壓，卽令唐訓方馳赴蘄黃防剿，兼可遙制興治，戒備邊防。現接安徽藩司李孟羣署羅田縣知縣彭應鯉來稟：「六霍之賊，經我軍兩次擊截，退回太湖。」辦理尙爲得手，舒保巴揚阿等馬隊均到蘄州，除飭各軍趕緊進剿，仍嚴催李孟羣乘勝馳援蘄州，並另查傷亡弁兵，分別請卹外，所有龍澤厚一軍出力員弁，應請飭下陝西撫臣查明獎勵，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由臣擇尤保獎，仰候天恩。

再，此股土匪，先經官兵擊敗，旋撲房縣，再竄竹山，又分股竄至保康，迨保康收復，又合房竹之匪，撲陷興山，

各該縣文武，均以山路崎嶇，攻擊驟難得手，兼因出城堵禦，猝不及防，以致城池失守。雖旋即克復，究屬疏於防範。臣經等查明諸旨革職，責令防剿，以觀後效。在案。該參員等於被革之後，隨同地方官踰山越嶺，往返追剿，備極辛勤。此次聞唐訓方帶兵合剿，該革員等先期互相邀約，並各捐資募鄉勇，於山徑紛歧之處，嚴密防守，更雇鄉夫搬運木石，填塞要口。唐訓方兵到，該匪無路可竄，乃兜迴於均州武當山頂，得以掃除淨盡。迅速肅事，是其勤勞愧奮，尙足以贖前愆，可否將已革署房縣事候補同知金玉堂、房縣左營游擊文英、城守千總鄧德仁、署竹山縣知縣湯一德、署竹山協副將拔發參將伊爾國春、署保康縣事拔發知縣方兆科、署保康汛守備千總熊運泰、署興山縣知縣孫寶田、宜昌左營游擊劉廷麟、開復原官之處，出自皇上逾格恩施，謹合詞附片具奏。硃批「金玉堂、湯一德、方兆科、孫寶田均著開復原官，文英等著官文再行察核具奏。胡林翼現雖在軍營，惟伊本營之將弁，可由伊具奏，仍應會同總督，覘官文有欽差大臣關防軍務營伍，均該督專責，若委之巡撫，殊非朕倚任該督之意也。該部知道。欽此。」（閏五月初五日奉）

卷十八

遵旨會議懲辦逃兵疏（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咸豐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七年三月十三日，先後準刑部咨奉上諭：「御史宗稷辰奏：『請嚴查潰兵』」一摺，著各將軍督撫將此項逃歸兵丁，應如何懲辦之處，嚴定章程，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自粵匪肆逆以來，征調頻年，協勤備防，全資兵力，乃各省營務廢弛，不明紀律，或聞警先逃，或臨陣潰散，誅不勝誅，一經回營，視然入伍，恬不爲怪。查定例「征兵私自潛逃，擊獲者，斬立決，在軍務未竣以前，投首者，發烏魯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軍務告成之後，投首者，擬斬立決，奏請定奪。立法本已至嚴，罪名無可加重，惟受傷患病，迷失路徑，落後有